

《航拍中国》成为新晋“网红”，这部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作品不但取得了高收视，更是引起网络关注

大好河山，“美到每一帧画面都想让人唱国歌”

总导演余乐：让8岁到80多岁的观众无障碍看懂80%以上的内容

■本报记者 张祯希

近日，纪录片《航拍中国》成为新晋“网红”，这部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作品不但取得了高收视，更是引发不小的网络关注。《航拍中国》采用纯航拍的视角进行拍摄，每集介绍一个地方，目前播出的6集中，分别展现了新疆、江西、陕西、黑龙江、上海以及海南的风貌。“美到每一帧画面都想让人唱国歌”“厉害了我的国”，面对航拍镜头中祖国的大好河山，不少网友发出这样的感叹。

航拍是近年纪录片拍摄的热门手法，但是像《航拍中国》一样敢于采用完全离地的纯航拍手法完成的中国纪录片却并不多见。道理很简单，航拍是把“双刃剑”——高空俯视，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更加真实、全面的观察视角，满足了人们对目力所不及的壮丽景象的向往。但是相对固定的宏观视角难免让人审美疲劳，更大的问题是，“飞天”之后，叙事又该如何“落地”？

《航拍中国》的好，恰恰在于它展现奇观美景之外，靠着接地气与趣味性的表达，为航拍纪录片找到了大众审美的最大公约数。在这部纪录片中，人们不但看到了丰富的自然地貌与人文建筑中的历史痕迹，也看到了自己的生活，从而激发起人们内心那份对故乡对祖国的爱的共振。

“在不少人眼中，航拍是一种高大上的呈现方式，但打一开始我们就不想把《航拍中国》打造成一部要人仰视的作品，或是用来炫技的艺术片。主创的一项共识是，能够让8岁到80多岁的中国观众，无障碍地看懂纪录片80%以上的内容。”总导演余乐说。

这是一次心系大地，心系人们生活的飞翔。

有意保留了航拍飞机倒影“穿帮”的画面

“航拍是一种叙事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起飞是为了给观点与诉求寻求一个新的落脚点，如果仅仅是检阅风景的风光片，是没有人要看的。”导演了这样一部“美哭了”的纪录片的余乐，却首先否定了一种对于航拍纪录



9月的望岭，因为山势崎岖，没有平地，村民们只好将就着把粮仓晾在了自家窗台和晒楼上。这个农俗被称为“晒秋”。

(片方供图)

片的认识误区——对于一部优秀的航拍纪录片而言，光有“颜值”是远远不够的。

余乐将《航拍中国》的诉求定义为“展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做法弥补了纯航拍纪录片难以展现复杂故事的先天局限，而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影响则形成了一个让观众印象深刻的趣味记忆点。

再寒冷的地方，快乐都不会缺席，冰天雪地反而给人们带来了别样的乐趣，在北国的冰面上，人们玩起了冰面赛龙舟，坐上了冰面上“航行”的载人气垫船；在黄土高坡上，人们找不到地方建造窑洞，便在平地上挖

出方形的地坑，然后在地坑的四壁挖出窑洞，而为了防止路人跌落坑中，大多人家会在“院子”里种上一棵大树，这就形成了独特的景观“地坑院”；拍摄黑龙江潭子坚持跳水30年的居民大叔拍起，因为地下有不断涌出的温泉，黑龙江潭子虽然四周冰封但水底的温度常年保持在10摄氏度以上……不少观众说《航拍中国》勾起了自己的思乡之情，一些人已经开始期待摄制组拍一拍自己的家乡。正是这份“人气儿”让他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中国，也看到了自己的家乡与真实的生活。

在纪录片中有几处人们向天空招手画面，甚至还有航拍飞机倒影在地面的“穿帮镜头”。在注重客观呈现

的纪录片中，这样的画面显得很特别。余乐说，这些镜头并非摆拍，却是有意保留的。对于他来说，这场“航空旅程”亦是一次对纪录片大众化的探索。从事纪录片行业有些年头的余乐发现，中国纪录片界存在着与大众脱节的问题，一些业内口碑不错的作品却并不能得到普通观众认可。《航拍中国》里这些拍摄者与拍摄对象间的互动，体现了一种平等、坦诚的关系，同时也预示了摆脱纪录片的精英思想与高姿态，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塑造大众作品的创作理念。

这份“与观众走得近些”的初心也体现在旁白中。在讲到黑龙江与松花江因密度不同，“直到十几公里外，它们才

握手言和”；在拍摄追逐无人机的东北虎时，叮嘱“要追上它的速度，老虎还需要多加努力”。这些充满活力的新鲜表达成了《航拍中国》的一大亮点。

中国专业航拍飞行拍摄高度达6000米之上

在系列纪录片《航拍德国》中，有这样一幕：一对高空翱翔的老鹰，不断侧身翻身，握住彼此的爪子。这种温情而又震撼的画面是航拍的“特权”。在《航拍中国》中，有趣的动物明星，也同样成了撬动流量的明星，而导演透露其中不少是意外之喜。纪录片中一段东北虎追逐无人机

的片段在网络广为流传。画面中东北虎发现了无人机，并且一路尾随试图扑倒这个“假想敌”，而无人机则以极近的距离捕捉到了“大猫”们的表情与动作。尽管摄制组在拍摄前设计了不少镜头，但从没想到老虎会去追赶无人机，而在追赶过程中，无人机离老虎最近时只有20厘米的距离。

航拍塑造了前所未有的景观，而这也同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艰辛。一些绝美场景的背后其实凝聚着摄制组大量的精力与时间。由于低温会大大降低飞行器的续航能力，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北方进行拍摄时，摄制组携带了不少保温袋子，用来为设备保温。飞行设备与摄像机必须进行精准的操作，这就逼得拍摄者们不得不裸露出手指在冰天雪地里一站就是半天。其中一幕要展现北方的雾凇奇景，由于这种景观是由水气遇冷凝华而成的，需要极大的湿度，而想要展现那份晶莹剔透的美感，又需要极佳的光照与空气能见度。这样的理想状态并不常见，最终呈现的画面只有1分钟来钟，背后却是摄制组长达十天的艰辛。

用1分多钟的篇幅呈现一个景观，在《航拍中国》里已是十分奢侈。在如今的成片里，50分钟一集的体量中，一般被分出了约30个“点”，每个地点的介绍约为两分钟。而这已经是精选再精选后的结果。

航拍如今成了纪录片行业的热词，“航拍系列”纪录片也是各国争相拍摄的主题。余乐透露，在《航拍中国》中，一共出动16架载人直升机，57架无人机，载人机与无人机航拍素材使用比例约为1:1。拍摄的总行程接近15万公里，相当于绕了赤道4圈，拍摄最高点为天山山脉的博格达峰，飞行拍摄高度达6000米之上。事实上，目前中国航拍的硬件条件已经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而拍摄团队的协作经验还有待积累。“航拍是一项‘协同作战’，载人机需要飞行员与摄影师的默契配合。放置在陀螺仪中的镜头，每次只能在起飞前更换。这就要求飞行员根据摄影师的需求，去调整飞机的高度以及环绕的速度；而摄影师则需要提前对整体拍摄进行合理规划，以节省飞行成本。而在中国，专业的航拍飞行员还不多。”

中国古代诗词文化有多么博大精深？唐文学研究专家陈尚君笑着反问——

如若林黛玉遇到武亦姝……

■本报记者 童薇菁

“如若林黛玉遇到武亦姝，会怎么评价？”唐文学研究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日前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作了一番穿越时空的有趣假设。

上海高中女生武亦姝凭借在《中国诗词大会》上的吸睛表现，获得“满足人们对古代才女一切想象”的惊艳与赞誉，“古代才女究竟是怎么样的？在《红楼梦》里，至少通过曹雪芹的认知塑造的这些才女，熟读古诗只是入门，还要能出口成章吟诗作赋，搞原创。这并不是我对武同学的苛求，相信她自己心里有比较，也有更高的追求。”陈尚君说。

文化综艺在社会上掀起了一波诗词文化热潮，“我们对诗词文化的认知还存在局限，需要去打开。”陈尚君说。唐风未雨间，如何加深人们对诗词文化、传统文化的了解，引发业内学者的强烈关注。

通晓典故，才能理解诗词文字背后的真意

“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陈尚君认为，作为中国传统文人的基本素养，诗词歌赋最核心的要义不是背诵了多少作品，而是通晓诗词歌赋之义，并能够熟练创作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情感与志趣。古典时期文人圈子里的来往酬答，诗词是交往中的基础手段，哪怕诗词写得不佳，至少要知道作诗的基本方法，听得懂诗词里流露的真实情意。

“你作一首诗，我和一首诗。我们想要表达的态度，彼此的心意都通过诗作来传递了。”陈尚君认为这正是中国诗词的魅力所在。诗词之于古代知识分子，正是这样一种工具性却又超越工具的交流方式。

古人说话不喜欢太露，寄托情志往往喜欢找“代言”，因此用典，成为古人写作的习惯。但对相距甚远的今人来说，用典是在读诗、解诗，甚至是尝试作诗过程中遇到的最复杂、最难以做到的。例如“更衣”一词，就包含了语典

和事典双重意义。作为语典，这个词含蓄文雅地表达了如厕之隐。而它又有特别的事典，相传汉武帝刘彻有一次到他的姐姐平阳公主府做客，在如厕时临幸了公主府的婢女卫子夫，卫子夫后为皇后，“更衣得幸”的典故由此而来，而“更衣”也因此多了一层“侍奉君王的人”的意思。

唐诗人王建曾在《宫人斜》中写道：“未央墙西青草路，宫人斜里红妆墓。一边载出一边来，更衣不减寻常数。”有些解读中将“更衣”解释为换衣服，把死去宫女的衣服换下来给新人穿，其实忽视了“更衣”还有一层事典，该诗真正传达的是“后宫充盈”的涵义。

“今人对诗作的解读，大多都存在于这个局限。对诗词的创作方法通晓到什么程度，对于解诗的方向、价值，差别是很大的。”陈尚君认为，要熟悉文言文的写作、旧体诗写作的基本技巧，并通过大量阅读熟悉诗词中的典故和出处，诗歌学习才是真正的入门了。

古时最可爱的创作时期，要数盛唐

受《中国诗词大会》的影响，《唐诗三百首》成为近期走俏的书籍。虽然影响因子最高，但清代人编纂的《唐诗三百首》其实是一部蒙学书籍，根本人不了大家的法眼。在陈尚君看来，从《唐诗三百首》入门，想要更进一步，可看清代沈德潜编选的《唐诗别裁》，再要提升，明代高棅的《唐诗品汇》也不错。

千百年来时代迁移，诗词文化走向两极，一种走进市井，一种走向高端。“文化是普及了，但社会主流人群的阅读趣味却每况愈下，明清流行的佳作，和唐宋两代所标榜的已然不同了。”陈尚君说。

例如，唐宋两代没有人认为李白的《静夜思》是佳作。同样写月下的思念，李白的《玉阶怨》获得文人们的极力称赞，“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全诗没有一句直白的思念，却描绘了一个高雅女士在秋月下徘徊，夜深而不能离去的朦胧场

景，孤独的情感通过水晶帘、月光这些意象浪漫神秘地勾勒了出来。望秋月是为谁？都不必说了，但这种情怀是绵邈而悠长的。“这种复杂的诗意和含蓄的意境，未必是明以后的文化所能理解且接受的。”陈尚君说。

中国诗歌，历来有“言志”“缘情”的两大主流方向。历史流转中，“缘情”一步步退出了中国诗歌的主流表达。将古今70种选本区分开来便会发现，如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岑参《走马川奉送封大夫出征》、骆宾王《在狱咏蝉》、白居易《琵琶行》等都是近代以来特别推崇的作品，但古人的认识没有那么“崇高”。“最可爱的创作时期要数盛唐了。”陈尚君介绍说，李白是那个时代享受一切人生的代表。他的享乐人生，包括游山玩水、建立功名等各个方面，社会可以包容诗人们的锋芒与棱角，在那个阶段唐诗类型层出不穷、格外丰富，是为盛唐气象。

诗词文化是一个幽深的宝库，走得深了，自然而然会有些惊喜的发现。比方说，白居易其实有点过于世故，他创作的大量诗歌都是为了应酬，那些体面的文字好像在说“天气好好啊”这样的客套话。而孟浩然内心一点儿也不平和，仔细品味他的诗“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他的心里面转着弯藏着锋芒。“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这首诗，现代人大多解读为遇见春天的惊喜，但在宋版《孟浩然诗集》中，保留的原题却是《春晚绝句》，写的是暮春醒来惜花伤春的感受，只是现在的读者大多忽略了这一点。

一曲《东风破》，古风扑面

“老一辈学人作诗的能力出乎我的想象。”采访中，陈尚君翻开手边的陈寅恪《寒柳堂集》，其中收入了陈寅恪创作的一些诗作，“先生就属于个人学术研究做得好，诗词也作得好的。旧学功底扎实，家学渊源深厚。”他又举出自己的老师、唐文学研究家朱东润先生在1939年创作的《后西征赋》为例。当时，朱东润先生在讲授六朝文，觉得六朝文的要点是赋，要讲授

赋必须自己有写作的体会，于是仿效晋潘岳《西征赋》，历数自秦兴至乐山西行沿途的所见所感，作成五千余言的《后西征赋》。

陈尚君说：“此文纵论得失，伤感情时，感慨苍茫，意境雄浑，是近代以来罕见的阙篇。”今天读朱东润的《后西征赋》，很多人可能是离不开注释的，虽然距创作此文的1939年算起，仅时隔70多年，但能够驾驭文言表达的人已近难觅。“包括今天，有很多中学生满腹文言作文，被拿来当美文榜样的实例都是涩体，文字语屈整牙、方凿圆柄，语言感和节奏感薄弱。”陈尚君说。

文言文和白话文，在语言表达的习惯和节奏上是不一样的。文言文以字为主，现代汉语则以词为主，两者之间有根本区别。现代人要学会写文言文，要将文言感培养为本能，其前提首先是它是一个“文字专家”，必须掌握大量的汉语字词，理解每个汉字的历史渊源、深刻内涵和不同语境下的语意。比如在咏一个露珠，或一个水泡时，古人有专门的字词可作表达——“泓”。水珠被晒干了？汉语词库也有专门的动词来做描述——“晒”。用旧体诗文的方式撰写文章，可避免词不达意的遗憾，相对而言，也能弥补现代汉语在语义和语境上的表达累赘、韵味有失。

只有熟读前人大量优秀的作品，并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积累和历练，才能熟练驾驭丰富的汉语辞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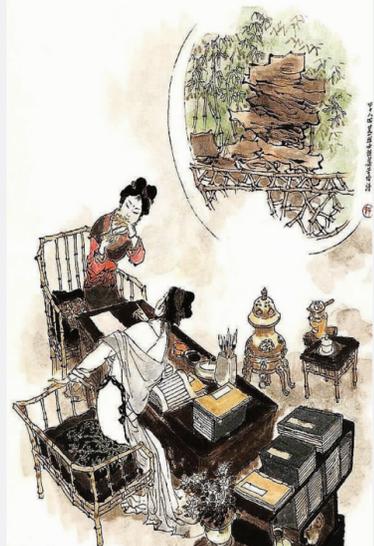
事实上，在流行文化领域，有一种独特的作曲风格“中国风”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与追捧，其中最典型的创作型歌手周杰伦，陈尚君说：“《东风破》《青花瓷》歌词非常浪漫，典雅，可以看出作词者方文山的古典修养是很好的。如果现在有人评价你的作品‘古风扑面’，那是极高的赞誉了。”

如今网上不少解码唐人历史与情感密码的“游戏文”成了朋友圈刷屏的“网红”，仅“八卦”大诗人李白和杜甫的关系就诞生了诸多“爆款”。陈尚君也喜欢并经常创作“游戏文”，但他强调一个原则“要讲证据”，“证据到了几分就讲几分，不用描述性的大词，不做情绪化的发言。”

相关链接

香菱学诗

“香菱学诗”出自《红楼梦》第四十八回，是全书中的经典段落。黛玉既为香菱师，开讲就指出初学者易被格律拘束的通病，又谈及立意的重要性，为其开出书单，提升品位。黛玉之言，亦为曹氏“诗品”。此处摘取片段，以飨读者。



黛玉道：“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一本旧诗偷空儿看一看，自以为对仗的工，虚的不对的，又听见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诗上亦有顺的，亦有二四六全错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听你一说，原来这些格调规矩竟是末事，只要词句新奇为上。”黛玉道：“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香菱笑道：“我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有趣！”黛玉道：“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你只听我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二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你

又是一个极聪敏伶俐的人，不用一年的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那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若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再还有‘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这‘白’‘青’两个字也似无理。想来，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得尽，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还有‘渡头落日圆，墟里上孤烟’；这‘余’字和‘上’字，难道他怎么想来！我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湾住船，岸上又没有人的，只有几棵柳，远远的几家人家作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直上。谁知我昨日晚上读了这两句，倒像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黛玉笑道：“你说他这‘上孤烟’好，你还不和他这一句还是套了前人的来。我给你这一句瞧瞧，更比这个淡而现成。”说着便把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翻了出来，递与香菱。香菱瞧了，点头叹赏，笑道：“原来‘上’字是从‘依依’两个字上化出来的。”……

上图出自《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第四十八回“温情人情谈误游艺，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